



後漢書卷六十六西夷列傳第六十六

函谷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鼠而唐人關章不備懷才不遇太其末子國宋賢注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賦矣鄭興傳子衆白人齊不辭封未陳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

嚴為左氏春秋王莽年也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歆

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

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

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

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已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

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

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

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臥洛陽庸得安枕

乎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

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

虛心禮請○劉放曰案文少一囂字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

已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乃與諸將議自立

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囂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諸將集會無

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

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孔子曰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

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

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

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

禍患○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

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

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

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

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

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為涼州刺史

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

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

弗敢失墜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

以親為餌猶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

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

擁羌胡之眾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

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

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

丞聞郟穀之言矣郟穀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

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

觀射父之德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

之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

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惟陛下

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

食輿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為災謂

失性也往年已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

四月純陽用事陰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三

氣未動而侵陽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

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

時避正寢過樂用鼓奏鼓祝用幣用幣史用辭用辭以

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大夫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

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堯知繇不可用而

已一日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從時也

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

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郟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郟穀為中軍帥穀即郟芮之族文公不以為讎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眾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

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此亦急咎之罰書曰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寒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

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

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

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

音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

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

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

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

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閬鄉閬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三公連辟不

肯應卒于家子衆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

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

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

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書誹謗下獄死事

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

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戍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

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數切責至被

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

央廐令續漢志曰廐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

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

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易也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

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

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

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今衆人咸稱朝聖皆

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

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

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

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

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

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

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

遠役黎霍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

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劉攽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喻迫近

不當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

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

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

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

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

能達達進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

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

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

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

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

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

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

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

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交傳

九

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

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

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

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

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

孔子之言弗畔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

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

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

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

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

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

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

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

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

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

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

繫之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

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帝之陳元傳去帝之世言以示及本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

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

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

以欽為馱難將軍馱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

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

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

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

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

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

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

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弦伯牙善鼓

琴鐘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

眾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

王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 十一

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況於

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

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

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

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媒狎也

也掇拾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抉音於掩其

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

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

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

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遷於殷文王都鄆武

王都鄆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

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劉敞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

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

藏秘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

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

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

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于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

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

乾隆四年校刊

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師曠不為新聲易耳
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
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
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曠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
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
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
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
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
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
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
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
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

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
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
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
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
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
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
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
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
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
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况

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

明徽許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

吏告其將奴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

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

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

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

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

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

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脩文武之聖

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

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

辟司徒歐陽歛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

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

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揖之傳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

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

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

於胡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

古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

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

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

思倣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倣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

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

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

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

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

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鸞鷲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

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

徵也仍類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勅蘭臺給筆札

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

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

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

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知權奈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七

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鄩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莫之奔親戚為戮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

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

寫其傳詰藏之秘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

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特其義長詆挫諸儒諸

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

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

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

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

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

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

余左氏崇君父卑臣子疆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

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

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
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丑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

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未大必折尾夫不掉是疆
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
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
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孟
梁丘孟喜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
賀也並見前書

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
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

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
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

五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
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
為火德也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

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
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
注曰朱宣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

少昊氏也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
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是以麟鳳百

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
白燕等史官不可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

不審覈覈實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
矣廢學謂左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達自

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公羊高作
春秋傳號

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與簡紙經傳各一
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
乾隆四年校刊

通竹簡及紙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

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

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

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數為帝言古

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

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韓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

詩毛萇為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遷逵為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

見續漢志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

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

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仇章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

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

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

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

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

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賓乎心不直者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

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

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及親歿遂隱處

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

乾隆四年校刊

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誅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脩小節當世以

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

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

焉爾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識流亡

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

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門生張霸傳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

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為會稽

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

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

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

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及傳

九

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
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
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
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
盈則老子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
食也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
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
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
側遂以葬焉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
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今
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

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
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
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魏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
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
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
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
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
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
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

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

憲操擬夷齊

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輕貴樂賤竄跡

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

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
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
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
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
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
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處非不悅子之言
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
今與公長辭矣卽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
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
余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
今汝

州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
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
城在今洛州洛陽縣

城西
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羶幄一介單
使也左

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於寡君羶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駁霸貴知

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劉昭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無
員屬光祿勳別無中大夫之名又按北海靖王傳云
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大夫王國官也引續
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亦見東平
王蒼傳然則兩漢官制固有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
中大夫在東京則爲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
論難未必徧及王國使臣故毛本增太字臣會汾按此必易
正其本萬事理注今易無此文也○臣會汾按此必易
漢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
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傳等則曰

尚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爲文注家於易
本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

賈逵傳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監
本出字上有發字臣會汾按發出並舉古人無此等
文今從宋本臣會汾按發出並舉古人無此等

并作周官解故注故謂事之指意也○臣會汾按前書

賈誼爲左氏傳訓故又藝文志有魯故臣會汾二十五卷師
古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
詁字失真則此注自應作故字解臣會汾按前書

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注祝詛也東觀記曰象曲

後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日知錄曰注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閻若璩云隋志識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首非識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處並未有所非也

後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本
後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七

宋 宣城 太守 曄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注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傳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貧窶無資字

日窶空也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至王

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

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

之力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放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

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

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

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

續漢書曰閎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

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

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

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

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
 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
 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人而已榮嘗寢病
 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
 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
 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
 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
 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
 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

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
 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
 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
 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獻
 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大
 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
 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
 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
 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七

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

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

韓詩外傳

東矣是先師謝弟子曰孔子行見臯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

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史記曰伏聞太后玉

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

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啞榮曰但自苦

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

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

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

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

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

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

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

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

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

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

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

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

為之故謂三雍

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

堂執經自為下說

下說謂下語

而講說之也

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

五千戶

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

榮每疾病

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

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

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郁嗣論曰張佚訂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恥秦兵圍趙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爲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也受爵不讓風人所以

興歌

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

而佚廷議戚援自居

全德

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

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麇以

罪作傳

並解見吳漢傳

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

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幾近也音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

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

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

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

東觀

記曰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也

帝自製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五

宣明殿 華嶠書曰帝自製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

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

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

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

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

起者即 **以待中監虎賁中郎將** ○劉攽曰案漢無監虎

白之 **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

也 **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東觀記曰皇

馬刀劔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

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

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 **肅宗即位郁以**

心下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 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

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 **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

許之於是詔郁以待中行服也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

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

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 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

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縮也襁小兒被也

保當作裸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

持也遺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

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 韋賢字長孺魯國

河內温人也為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

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

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

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

為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

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

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

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

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

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

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豐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豐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

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

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

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

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

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省猶視事

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

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無所受也

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

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

生故吏問遺無所受也

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

郎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故人親戚莫敢至者

典獨棄官收歛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

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

權典執政無所回避

劉攽曰案典為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

常乘驄馬

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

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悟宦官賞不行在御史

七年不調

華嶠書作十年

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

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

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劉攽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又為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

也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

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
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
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

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

少立操行襁袍糟

食不求盈餘

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

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襁袍糲食醋餐也

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

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

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

之間高其義後為己吾汲二縣令

東觀記曰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

汲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

○劉放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

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

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

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

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嚴作礪

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

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

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

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

氏其貞忤若此也

忤堅也

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

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

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

東觀記曰

礮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以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籬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為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

華嶠書曰 豐生

也麟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悟左右出為許

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

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

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

案摯虞文章志麟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

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

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

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

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

下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

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

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

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

夙早也岐行貌也嶷然有所識也詩

曰克岐克嶷也 劉歆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為一德

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

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

下

也音鳥瓜反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為宗正

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輔政復徵用之四以皆早如嶽也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

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

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云也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

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隱孟孟

典式丁鴻傳亦述其帝同我交善未嘗與之共飲食之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莽末守潁

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緄說其宰遂與俱

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緄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緄將

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

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

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緄願封本鄉或謂緄曰人皆欲

縣子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

堯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堯堯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

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利地也楚越之間有寢丘

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緄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

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

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二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

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緝從世祖征伐
 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緝卒鴻當襲封
 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
 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也弱少生不供
 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
 也任堪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
 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
 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
 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

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是皆權時
 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

世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

傳曰輒者曷為蒯瞶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
 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
 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

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

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

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
 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
 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

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

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

命故令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

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也肅宗詔鴻與

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

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

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

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

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

孝公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鴻已為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擢

徙也明行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

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伉皆至公卿元和

三年徙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

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

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

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三祖四宗咸有告祀

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

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和帝即

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表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

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

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

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

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

乾隆四年校刊

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其類非

一故言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

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春秋日食三十六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

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

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子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也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

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

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

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

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

行其執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今大將

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

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

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

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

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十七 列傳

古

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

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

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

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

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

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

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

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

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

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

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

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以

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

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

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

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

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

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

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

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

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

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去也未始猶未嘗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

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

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

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

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君子立

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

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

類乎狗名者焉類乎狗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及傳

五

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夫鳴待其庭列輜駕堂修

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

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

食為文關於於下之六禮書言言之祖開塞河無射姑氣

言非尚聽其聖謀以啓天下之六部皆立言非圖善其

非則而欲對豈圖受美各而部求然不美也

美封采受非則而與其各外美不亦戰乎

而與與之問交指交矣

與交矣

後漢書卷六十七其各而和其廷祖以鴻龍百坐而

後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丁鴻傳徙封魯陽鄉侯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

也○臣會汾按傳言鄉侯明非南陽郡之魯陽邑故

注引東觀記以証之尋陽屬廬江郡而昧者或改此

注部字為郡字兩漢何嘗有尋陽郡耶

徙封馬亭鄉侯注以廬江郡為六安國○監本脫江字

今照宋本增

後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八
 宋會以宣靈城
 望壘唐以王章之懷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不當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

書曰鄉佐主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

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

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柁邑

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柵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筒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筒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三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

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兩膊間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爲京

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劉攽曰按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將突騎與征西大

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

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

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宗晉二縣其情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

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潛王子也法章子

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

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

縣屬南陽郡故城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

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

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

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

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

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

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

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

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眾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

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

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

走收器械財物甚眾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

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法雄傳

三

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

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

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

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

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

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

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

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

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

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美音夷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

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眾雄

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

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畜龍

鳥不獠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

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

之機也穽謂穽地陷獸也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

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豐稔也滕撫傳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

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

乾隆四年校刊

以外有迺故安范陽良鄉北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

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

連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

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

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

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

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

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

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

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

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

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

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

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

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

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

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

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

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

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
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
廣時錄尙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傳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

少學

春秋司馬兵法

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

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

父煥安帝時爲

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
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
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

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
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
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
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
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爲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爲
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
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
鮮卑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也
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
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

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

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

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

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猶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

蠻夷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

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

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眾

我六師以修我戎也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

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

藁街馮奉世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侯持節

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

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

詣長安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

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

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

關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

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與與從邑君數

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

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

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

胥山廼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

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

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已命有

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國門也

近郊門也遠郊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敷敦淮

門也關門也

乾隆四年校刊

濱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

之臣謂方叔召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濱敷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

引詩戒緝也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

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

資往往抵罪緝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

執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

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樂羊陳

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命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

費尚書朱穆奏緝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緝

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

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

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

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

敞承宦官旨奏緝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

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為罪無正

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緝以軍還盜

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

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

單遷以罪繫獄緝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

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

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並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

復為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

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

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不更案野尚書合黃書六篇以

尚承度尚傳奏縣深對戰二人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

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積

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

除主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

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

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

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

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

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名在益水之

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

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功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

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

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
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

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城南陵縣東

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

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

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太山都

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

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尚

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

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

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

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

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

怖畏罪戾戾亦罪也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

獸為喻言為國之捍衛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

有虛實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

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

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

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

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
於廬江太守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
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史記尚
官諡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
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
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
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
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
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

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排囊卽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

繫布索

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共會戰

○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

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

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

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

境以清

梟懸也

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

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

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執又言

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

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滯橫緣隙而生剽人盜

邑者不闕時月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

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

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

四方禮記曰以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

勞定國則祀之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

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矣之世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

殺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尚緝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其籍書之其籍書之其籍書之其籍書之其籍書之

贊曰宗縣禹姓強見又其籍書之其籍書之

矣世

後漢書卷六十八其籍書之其籍書之其籍書之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其籍書之其籍書之其籍書之

法雄傳初平中卒官龍按自安帝永初三年已

西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

為青州刺史此云初平當是元初之誤其籍書之

勝撫傳磐牙連歲○牙字是牙字之誤其籍書之

築營於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刊誤

補遺曰按有兩當塗縣共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

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其籍書之

度尚傳寇益陽注益陽縣名在益水之陽○臣會汾按

在益水之陽此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

字無義理去之前書音義中謂此蓋本守字不賦今
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
下注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諸本同臣

會汾

按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

梁雖有山谿而非阻絕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
類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安城爲長沙屬邑與辰沅相近
苗獠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且詳
止下文義前序荊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尚與長沙太
去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爲安城長已能約束羣
盜繼又擊破公孫舉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皆

平以見前爲邑宰後爲郡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
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以試守邑長亦
係丹陽且舉島夷卉服以實鳥語不知禹貢冀州之
島夷與丹陽郡絕不相涉

史臣論景風之賞未甄注景風至則行賞○風字監本

訛昌

臣會汾

按易通卦驗春秋攷異郵並有此語漢

唐人經疏中常引之今改正

書人懸鏡中常以之今也五

指昌引合符并是敵佳銀春炳文異睡並育也請冀

史曰論景風之實未難其景風至則行賞○風字蓋本

高夷與世國縣並不昧斯

於世國且舉昌夷在眾以實息請不味禹貢冀州之

章對見上文亦感其親嘗請長以結守昌是衣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九之自別來因編而去又養母孤去官

命宋宣城太守范喜曄撰會奉

南朝唐趙奉章其各懷親之太家而子熈賢注奉章

春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宋貧以奉百爾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

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

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然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

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刊專

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鐘簋之器而調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

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親

憂是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

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易曰東鄰殺牛不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如西鄰之禴祭也

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

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

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

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

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

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

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

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

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

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

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

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

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

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

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猶頓

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

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

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

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

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

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

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

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傳王望 王扶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

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

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

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

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

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

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烹劉敞曰案文少一之字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

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同因涕泣賊見其

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

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
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
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
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
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
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
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
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九江郡也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
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

所不知所問

所或作何

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

書僕射鍾離意

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

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

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

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

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

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

在位八

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
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

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

○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

為作褐衣

許慎注淮南子曰事楚人謂袍為短褐

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

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玉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案文當作義之

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

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

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

掖今萊州縣

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

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

國相張宗謁請不

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

○劉攽曰案文當作

固以病不起

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

言

恂恂恭順之貌

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

臨邑侯劉復

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

著漢德頌盛稱扶為

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

蘄音幾

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

軍

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

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

洒待之

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買反

孝旣至不自名

不稱名也

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

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

及天下亂人

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

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

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

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

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

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

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

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

拜禮兩子爲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

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

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

哺食之也音補胡反

琳自縛請先季死

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

邪魏譚少間者時亦爲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
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
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
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
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爲主
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今反梁郡車成子威二
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
亦哀而兩釋焉

中朝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

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

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
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
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
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
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
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
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
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
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建初元年

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四匹遣詣公車除為
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
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
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
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曰保古節
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
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
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
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
款誠也

之方華嶠書曰語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

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

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革以母老不欲

擺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

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太守

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

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

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

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

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

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

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

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

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

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

斛爲計厥於承平元平以國風故我桂司巢封

二百劉般傳子體與車黨會帝因劉影谷劉顯等十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

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

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

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

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

乾隆四年校刊

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

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

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

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

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

為諸侯師束修謂謹束修潔也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

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

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

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

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

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

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

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

帝曾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

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

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

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

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
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
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
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石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
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

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
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
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
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
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肅宗即位以

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贈及賜
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
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位卒子
重嗣憲兄愷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
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
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
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
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
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懼

非長克讓之風成舍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字少

翁韋賢薨讓國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

陽侯丁鴻郾侯鄧彪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

音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

化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宜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

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

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

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稍遷

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

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

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

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

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

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

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

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

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

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

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

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

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

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黨護

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

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府

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

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

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

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

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

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合尊曰三公象五嶽股肱元

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

五常之教也三公爨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

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職未識其人臣竊差次諸

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

空俚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伉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

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

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

之氣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

有仲尼孟軻之德也

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二司謂為司徒司空

以疾致仕側

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

景慕以海內歸為法式

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

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卓異以馱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

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

二代謂父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子俱禁錮

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類

也以邪類叔孫光亦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今尚書不同耳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

善人

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劉攽曰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

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

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九 友傳

刑傳

七

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

出納為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

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

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

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

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

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 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

變自有傳祖父業

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

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

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

其卒章曰魴魚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

君章句頰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

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

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乃

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

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

屬陽夏

南郡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

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

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

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

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

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

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

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

吾親以沒矣從物

何為遂不應事物猶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

講論終日歲朝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也既

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

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埏

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

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杓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干母望順不還

乃噬其指噬嚙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

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

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

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

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圓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

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

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傳人前與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父暢為

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

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

也咨爲敦煌太守時薦嵩爲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

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

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

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

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

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

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肩曰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

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

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

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真正也復旋也

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

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

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

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棺

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日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爰

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聖周殷人棺周室

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嬰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嬰

也三禮圖曰嬰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表以

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

作銘招復含歛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寶

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殯葬宅兆之期

日含禮記曰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也

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日而葬

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棺槨

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

夫栢槨士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衣衾稱襲之數

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凡小歛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

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

士三稱小歛尊卑同十九稱大歛天子百稱上公九十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十九

列傳

七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日稱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也積陵謂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塹

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柩故請之左傳秦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秦伯殉葬伯任好

陳大夫設參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椁

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

淫邪之法國貨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

土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

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

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

天文以人魚為膏燭事見史記○劉攽自生民以來厚

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

衛反魯又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

定之也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

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叩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

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

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

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

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

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祿以

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日祿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

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九

同卽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時乖則

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

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

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

委之於壑見孟子

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

卒葬於吳要離豕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

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

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

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

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棹棺歸卽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

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

之哉吾茂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

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

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劉子肩不忍父

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

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

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

周能感親嗇神養福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

壽終也左傳曰養而後歸不謂曰壽能者養之以福

贊曰公于其平諡宗廟主其于曰曰幸以各其巢我

都蘇谷即歎

豈與土共合於夏以然源數營以願命也

其長奉行

千首不忍父

平世無費

後漢書卷六十九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諸本同臣會汾按彭城屬楚

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為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

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承宮郇恁○郇字一本作荀

趙孝傳並得俱免○俱字疑衍

江革傳莫不必給○諸本同必當作畢

劉般傳皆使與奪田同罪注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諸

景本同臣會汾按曰字衍當去脫應改斂宋本并景附

劉般子愷繩以循常之法注繩政也○諸本同臣會汾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

隆按政當作正辭常之去也錄如也○舊本同引會

景化前修有伯夷之節○臣人龍按景化宋本作景仰

隆何焯云景仰之誤始此景伯經師也豈范氏妄竄耶

很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臣會按其字衍當去

賦孝節並哥身良○其字疑衍

承宮雅潔○雅字一本非

文各錄地二字各人安世也

園至對對首首如於西為遠則兩冀並無禁

隆平對禁時遠人必○舊本引會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